

皇清經解

皇

情

往

鮮

皇清經解卷四百二十九

學海堂

尙書後案

吳王光祿鳴盛著

周書

費誓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

釋文曰譁
戶瓜反

鄭曰人謂軍之士衆及費地之民

尙書疏○王天與尙書纂傳四十五卷傳曰

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帥之以征嘆而勅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疏曰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于當州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諸侯故得征戎夷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八伯是州別一方伯卽周禮大宗伯八命作牧是也禮記明堂位云封周公于

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大國不過百里禮記七百里者監此七百里內諸侯非以七百里并封伯禽也

案曰鄭云人謂軍之士衆及費地之民者此軍旅之誓自當爲軍之士衆而下文戒撫寢傷牛馬及不復風馬牛逋逃臣妾皆指居民非軍人故又兼及費地之民也傳乃云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諸侯帥之以征此臆造也信如所言當監一州何止監七百里內諸侯乎亦太少矣據周禮九服其中六服爲九州爲方七千里則每州當有方二千三百里有奇然此則僞孔所不信不足與語此也卽如王制所云州方千里較之方七百里倍之有奇何伯禽之爲方伯所統止半州且少弱乎蓋僞孔實有意欲與鄭立異耳明堂位云封周公于

曲阜地方七百里鄭于周禮大司徒注說其義云公無附庸
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詩曰錫
之山川土地附庸魯于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地方
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明得兼此四等
矣僞孔因此遂言七百里內卽魯爲方伯所統非附庸又不
敢言魯地大小幾何但爲游光掠影之詞陰爲鄭作難疏曲
附之皆非也

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爲寇

王曰皆紂時錯居九州 尚書疏 傳曰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

案曰王云皆紂時錯居九州者鄭成王政序及多方注以奄

與淮夷爲一而大傳及書序皆言武王初崩奄與祿父淮夷
朋比構難孟子以兼驅皆爲周公之功凡此錯居九州者必
不起自周初故王肅推其故以爲自紂時然也傳以淮夷爲
淮浦之夷者淮南北近海之地皆爲淮夷詩序曰宣王命召
公平淮夷常武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又曰截彼淮浦王師
之所僖十三年左傳曰淮夷病杞此皆淮北之夷在徐州之
域者也江漢之詩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
求春秋昭公四年楚子召諸侯及淮夷會于申此皆淮南之
夷在揚州之域者也漢臨淮郡有淮浦縣今爲安東縣屬江
南淮安府淮水從此入海卽詩所謂淮浦大約今淮揚二府
近海之地皆古淮夷而此經淮夷則在淮北者也魯頌泮水

云旣作泮宮淮夷攸服閟宮云至干海邦淮夷來同是魯世
以征服淮夷爲事也傳又以徐戎爲徐州之戎者禹貢徐州
之境北至岱南及淮閔宮云保有鳬繹遂荒徐宅知此經徐
戎是戎之在徐州者也

善釋文曰穀乃甲胄釋文曰穀了誰反敵居表反弔
裂縫紉之音的○案曰今吳俗謂衣裳綻

尚有穀音

鄭曰穀謂穿徹之敵猶繫也弔至猶善也

尚書疏○王天與
尚書纂傳四十五卷

卷主曰敵楯當有紛繫持之

尚書疏○王天與
尚書纂傳四十五卷

傳曰善簡

汝甲鎧胄兜鍪施汝楯紛無敢不令至攻堅使可用

疏曰世本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杼也說文云胄兜鍪也兜鍪首鎧也經典皆言甲胄秦已來始有鎧兜鍪之文古作甲用

皮秦漢已來用鐵鎧鍪皆從金葢用鐵爲之因以作名也。穀謂甲繩斷絕當穀理穿治之于是楯敲乃于必施功于楯但楯無施功之處惟繫紛于楯故以爲施楯紛紛如綬而小繫于楯持之且以爲飾弔訓至至善也。

案曰：鄭云：穀謂穿徹之者，甲冑皆以革爲之。攷工記南人云：犀甲七屬兜甲六屬合甲五屬。鄭注云：屬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是甲必聯合數革以爲之也。又韜人云：簶其線，欲其臧也。杜子春云：線謂縫革之縷是甲冑之革皆必以線縷縫綴也。鄭云：穿徹即縫綴也。傳以穀爲簡者說文卷三下支部云：穀擇也。从支，穀聲。周書曰：穀乃甲冑。洛蕭切玉篇卷中第二百七十支部亦云：穀力么切，簡也。擇也。雖與傳合不如鄭義確。

也鄭又云徽猶繫也者說文支部云徽繫連也从支喬聲周書曰徽乃干讀若矯居天切是也王孔云云似與鄭同是也又云弔至猶善也者說文疋部云通至也釋詁云弔至也釋詁字省耳云猶善者猶下文無敢不善也

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釋文曰鍛丁亂反礪力世反○案曰鋒依

說文當作鏹今俗省古無此字

傳曰備弓矢弓調矢利鍛鍊戈矛磨礪鋒刃無不功善

案曰傳云磨礪鋒刃者說文卷十四上金部云鏹兵耑也卷四下刀部云刃刀堅也左傳磨厲以須吾刃將斬矣是鋒刃宜磨礪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

釋文曰牿工毒反

鄭曰牿爲桎牿之牿施牿于牛馬之腳使不得走失

疏尚書傳

曰今軍人惟大放舍牿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

疏曰淫

訓大也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

三月鄭元云牢閑也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有二閑馬六

種然則掌牛馬之處謂之牢閑牢閑是周衛之名此言大舍

牿牛馬是出之牢閑牧于野澤也既言牛馬在牿遂以牿爲

牛馬之名下云無敢傷牿牿之傷謂牛馬也

案曰鄭云牿謂桎牿之牿云云者說文卷六上木部云桎足

械也牿手械也易蒙初六用說桎牿鄭彼注云木在足曰桎

在手曰牿見大司寇疏今此經作牿說文卷二上牛部云牿

牛馬牢也从牛告聲周書曰今惟淫舍牿牛馬古屋切若依

說文此解牿是牛馬牢彼牛部又云牢閑養牛馬圈也从牛
冬省取其四周市也魯刀切傳用說文義以牿爲牢疏引充
人以爲牢閑愚謂軍行之牛馬更番放牧以休其力安得從
牢而出故鄭不从說文義而破牿爲牿謂是桎牿之牿也大
畜六四童牛之牿鄭彼注云與爲木乎體震震爲牛之足足
在艮體之中艮爲手持木以就足是施牿又鄭志洽剛問大
畜六四注云云蒙初六注云云不審桎牿手足定有別否答
曰牛無手以前足當之牛既如此馬亦可知故云施牿于牛
馬之腳使不得走失失與佚通也傳以淫爲大釋詁文周頌
有客云旣有淫威毛傳同淫舍訓大放謂放牧釋詁部注舍
放置是也古尙車戰所資牛馬之力比後世行軍爲尤要軍

行牛以輓輶重馬以駕兵車軍止宿則放牧以休之又慮走佚故桔之也分韻說文引無淫舍字誤脫去也

杜乃捲敍乃穿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釋文曰杜本又作斂捲華化反

徐戶覆反敍

徐乃協反又乃結反穿在性反

○案曰張參五經文字捲寒步烏韻二

鄭曰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穿或設捲其中以遮獸捲柞鄂

也

尚書疏

王曰杜閉也捲所以捕禽獸機檻之屬敍塞也穿穿

地爲之所以陷墮之恐害牧牛馬故使閉塞之

尚書疏

傳曰捲

捕獸機檻當杜塞之穿地陷獸當以土窒敍之無敢令傷

所放牿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

疏曰周

禮冥氏掌爲阱捲以攻猛獸檻以捕虎豹穿以捕小獸捲亦

設于穿中但穿不設機爲異耳今律施機槍作坑穿杖一百

傷人畜產者償所減價

案曰

鄭云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筭或設攢其中以遮獸攢

柞鄂也者周禮鷩氏云春令爲阱攢溝瀆之利于民者秋令
塞阱杜攢鄭彼注云阱穿地爲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
陷焉世謂之陷阱攢柞罟也堅地阱淺則設柞罟于其中秋
而杜塞阱攢收刈之時爲其陷害人也書策誓曰歟乃攢斂
乃阱時秋也彼賈疏云柞罟者豎柞于中向上罟罟然所以
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謂之柞鄂國語卷四魯語
云鳥獸成設罿鄂韋昭注鄂柞格所以誤獸是也說文卷十
二上手部攢擊攢也擊攢不正也一曰布攢也一曰握手也从
手隻聲一號切卷五下井部阱陷也从自从井井亦聲疾正

切又重文宕阱或从穴中庸云罟獲陷阱是獲與阱常相連也王云杜閉敍塞也者並說文卷三下支部文彼杜作敍注云閉也从支度聲讀若杜徒古切敍塞也从支念聲周書曰敍乃宕奴叶切二字相連敍下引書則敍從可知此經釋文云杜又作敍鄭引亦作敍漢書卷四十王陵傳云陵杜門不朝請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字本作敍音同是古者杜敍通也牛馬行時人爲之備不慮傷于獲宕今放牧故戒其傷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

汝則有常刑

釋文曰
余音
章資力代
反商如字

鄭曰風走逸臣妾廝役之屬也

史記三十三卷魯周
公世家裴駟集解

傳曰馬

牛有風佚臣妾逋亡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之役人賤者男
曰臣女曰妾有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敬還之我則商度汝功
賜與汝越逐爲失伍不還爲攘盜汝則有此常刑疏曰僖四
季傳風馬牛不相及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周禮
太宰九職八曰臣妾聚斂疏材僖十七季傳晉惠公妻梁嬴
孕過期卜招父卜將生一男一女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是役
人賤者曰臣妾也古人或以婦女從軍故云臣妾

案曰鄭云風走逸傳云風佚疏引僖四季并賈逵注云云者
服虔注與賈同又呂氏春秋卷三季春紀云是月也乃合累
牛騰馬遊牝于牧高誘曰累牛父牛也騰馬父馬也皆將羣
遊從牝于牧之野風合之僖二十八季左傳晉中軍風于澤

杜預曰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是牝牡相誘爲風因風而走
逸者多也鄭又云臣妾廝役之屬也者公羊宣十二季楚伐
鄭廝役死者數百人何休注云艾艸爲防者曰廝汲水漿者
曰役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外有餘子二
十五人主薪汲者卽臣妾也傳必言男臣女妾疏曲附爲婦
女從軍皆非也通亾說文疋部文傳又以商爲商度義太迂
曲徐讀爲章徐邈晉人尙知古讀說文卷三上尚部禹火外
知內也从肉章省聲是商固從章得聲漢書律歷志云商之
爲言章也物成就可章度也又云聲章于商水經卷五河水
篇云又東北過楊墟縣東商河出焉酈道元注云亦曰小漳
河商漳聲相近然則商亦通章我章賚汝者言我表明汝善

而賚汝周語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韋昭注云章表也表
明天子與諸侯儀禮士冠記章甫鄭注云章明也所以表明
丈夫是也傳又云越逐爲失伍不復爲攘盜云云者易睽初
九云悔亡惄馬勿逐自復言逐則有悔也詩邶風擊鼓云爰
居爰處爰憇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言國無政軍無律故
越逐無刑也古者修閭氏掌國野廬氏掌野司疏掌市市不
屬遊國不馳騁野不相翔司險守五溝五涂而呵止行者掌
固復晝三巡夜三鑿以號戒之平時如此行軍可知若因逐
馬牛臣妾失伍而越其行列則軍亂故有刑也秋官朝士凡
獲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土旬而舉之彼注云人民謂奴
隸逃亡者委于朝十日待來識之者在朝尚然在軍可知春